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七)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遜志齋集

(七)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 碑表誌

###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常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

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尙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顰。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面赤瑤。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噉。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頌。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滄。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尙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修于身。閩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

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恆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苟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儼。不知者。唉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廠。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尙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闔。一物失所。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勸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寶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

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潛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

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賊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卽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

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卽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旣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甃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甃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俸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歧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

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日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鼎。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景。昇。曷。旻。昊。曩。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隲。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

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 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滌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

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陸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堊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未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殫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權心，則耕田鑿井之氓，

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鸞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鐵戈。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闡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闐闐。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甓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椽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殲。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

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問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櫂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靈。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尙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由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尙徵於處士之墳。

##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尙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諤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諤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冢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尙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

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尙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郵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